

越南雄王神話與當地傳說的關係之研究

裴光雄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雄王神話」被視為越南最早期的神話故事。大抵係談及越南的雄王朝代之始末，共計十八代，係為「雄王時代」，或稱「鴻龐時代」¹。十三、十四世紀時，越南的儒家將雄王神話收錄於《嶺南摭怪》一書中；越南史家吳士連亦將之撰入越南《大越史記全書》中的外傳部份，成為越南歷史重要的第一部份。黎崱在中國撰寫《安南志略》的時候，也將其編入該部書的神話部份。又為提倡越南民族性的目的，封建君王把雄王時代視作越南朝代的起源，並且追認雄王為越南的國祖。每年三月於福壽省雄王廟皆有舉辦隆重的祭祀儀式。

在流傳過程中，雄王神話除了係福壽省祭祀雄王信仰的根本，尚不斷產生與其相關的民間傳說，特別是在越南富壽省區域。如今此地還存有些許與雄王時代相關的傳說。例如與農業、戰爭有關的傳說。

綜上所述，本論文研究企圖從越南富壽省有關雄王民間傳說進行分類及分析，從而進一步討論雄王神話對越南富壽省民間傳說的影響。

關鍵詞： 雄王時代、雄王神話、雄王傳說、越南、富壽省

¹ 根據越南富壽省雄王玉普記載，雄王時代十八代包括：雄陽王、貉龍君、雄國王、雄華王、雄曦王、雄暉王、雄昭王、雄曄王、雄定王、雄威王、雄禎王、雄武王、雄越王、雄英王、雄朝王、雄造王、雄毅王、雄璿王。

Summary

The legends of *Kins Hung* are the earliest legends in Vietnam. They are based on stori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during the 18 Hung King dynasties, or also known as the Hong Bang period. Since the 13th century, Vietnamese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collect these legends and sorted them into books named as “Linh Nam Chich Quai”. Vietnamese historian, Ngo Si Lien, has revised Vietnam’s history by using these legends as historical sources. Therefore, the legends of King Hung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Vietnam. Le Tac, another Vietnamese scholar, the author of “An Nam Chi Luoc”, also recorded the legends of King Hung into his works while he was living in China. His works aimed to raise Vietnamese people’s national spirit as well as awareness about Vietnamese history and heritage. The legend of King Hung is where it all began. It is Vietnam’s earliest ancestry! A big ceremony is held at King Hung’s temple in Phu Tho Province annually during the thir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ceremony is for people to worship and show their appreciations toward Kings Hung.

The legends of King Hung reflect not only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cultural impacts and other important events of Vietnam during early civilization period. By looking at the legends of King Hung, the roots of Vietnam, we can analyze and discuss how they have influenced Vietnamese people, culture, custom and development throughout history.

Key words: King Hung dynasties, Legend of Hung Vuong, Phu Tho province.

一、前言

越南富壽省是祭祀雄王民間信仰的起源地，同時也是雄王神話、傳說保存最好的地方。這種神話及祭祀信仰對於越南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早在十四世紀，越南封建君主已經借用這種神話及民間信仰進行強化越南宗族的目的。而後列朝皆按前朝慣例繼續祭祀雄王，並追封其為越南的國祖。雖然，在十三、十四世紀越南儒家已經收集了部份與雄王神話有關的傳說，但是至今在越南富壽省尚留存一些前者所未提及之內容。如其與農業、戰爭等方面。到 1980 年代才被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集結成書，繼而武金編(Vũ Kim Biên)再一次收集和出版成書，越南研究學界始聞此些傳說。目前在越南有許多涉及雄王神話的研究，但是由於這些傳說比較晚公佈，加上有些傳說沒有跟雄王信仰，或其他神靈祭祀信仰有關，亦或無關於政治上之目的，因此還沒有任何學者採用這些傳說當成研究雄王相關的證據。

二、雄王時代的農業起源傳說

在阮克昌的《雄王傳說》及武金編的《雄王傳說-祖土地區的神話》兩書中，占多的故事內容反映越南原始時代從刀耕火種模式進入定居型農業模式。但是，為了提高一個王國的地位，每個故事都把所有的功勞歸予雄王。

(一) 發明五穀、教民耕種技術的傳說

在越南有關農業的神話傳說可謂係家喻戶曉。不過，這些神話傳說皆是片斷資料，不似雄王農業神話傳說一般，可以構建成一個完整的神話傳說系統，故事內容很清楚地反映出越南當時從一個捕獵採集社會慢慢地走向農業社會。故事中所敘述的情節，少有幻想的情節，描摹出當時原始純樸的社會環境，且事件之始末多有載明實際存在的地點，頗具真實感。一如〈雄王教民耕種〉的記載：

之前人民未知耕作，主要靠打獵，採野菜、割野稻為生。雄王發現在河邊的土地設分肥沃才教人民打堰留水。雄王發現有很多野稻，教人民撒種，等到秧苗長高之後才將它植在水田。剛開始人民未知怎麼種植，才向雄王請教。

雄王示範給人民學習將秧苗插在水田上，然而民眾跟著雄王一起種植。²

一般而言，神話傳說雖有其想像性及難以實證性，但故事內容所反映之事或多或少也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對上古時代的了解。比如前述所提之故事，我們可以大概了解上古越南如何逐漸脫離捕獵採集的落後經濟生活，取而代之的是農業經濟生活。而越南雄王時代

²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 民族文化出版社, 福壽省文化藝術會, 2009 年, 頁 25。

初期農業是屬於刀耕火種的方式，這種情況已經被記載於〈鴻龐氏傳〉《嶺南摭怪》一書中。〈鴻龐氏傳〉記載：

……國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為衣，織菅草為席，以米滓為酒，以桄榔僂欄為饌，禽獸魚鱉為鹹，以薑根為鹽。刀耕火種，地多糯米，以竹筒炊之。架木為屋，以避虎狼之害。剪短其髮，以便入林。子之生也，以蕉葉臥之；人之死也，相舂，今鄰人聞之，得來相救。男女嫁娶，先以鹽封為問禮，然後殺牛羊以成禮。以糯飯入房中相食畢，然後交通，以此時未有檳榔故也。蓋百男，乃百粵之始祖也。³

我們再看另一則雄王發現稻米和小米的傳說。〈雄王教民種小米及水稻〉曰：

有一天，諸位媚娘跟著人民在河上捕魚，發現有一群鳥在河邊的野草上飛來飛去，她們都覺得很開心。其中有一位公主只顧著看鳥而忘記撒網，突然間有一隻鳥飛過掉下來一穗小米在她頭上。她帶著那稻穗回去告訴雄王，雄王很高興認為是吉兆，他認為這東西鳥可以吃，那麼人也應該可以吃。因此雄王派公主們到那邊割小米回來。到了春季，雄王叫人民去撒小米。

人民高興地迎接雄王到田去，鼓組、木魚組走在前面，接著是帶稻米、小米組，雄王，媚娘們、人民在後面。到了河邊，雄王用小棍子插在地上撒水稻進去，把小米撒在地上。然後將竹枝插在地上讓小鳥不吃種子。媚娘們和人民也跟著作。⁴

以上兩個傳說都談到越南上古開始使用駱田耕作的情況，這種反映係有其根據的。從地理環境來談，越南生活區域（交趾）是江河密佈區域，居近河流的人民使用駱田耕作是很正常的。這種耕作不僅為當時所用，時至今日，生活在河邊的越南居民仍保存這種耕作的方式。

事實上，越南駱田耕作生活不僅在以上兩則傳說有所提及，在中國古籍也有許多書籍記載著越南上古駱田耕作的方式。例如：《交州外記》、《水經注》、《舊唐書》、《路史》等書籍，且有的書籍還說明是當時越南名稱的來源。《交州外記》卷三十七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⁵

羅泌《路史》國名記卷乙曰：

交止有駱田，仰潮水，人為駱人，有駱侯，或自名駱將。⁶

從此可知，越南初期進入農業社會是使用駱田的論點是有理可證的，這也是一個承接到農業經濟的重要的階段。事實上，在此階段，不管發明水稻耕作，或是發明農具，一般會由近河生活的民眾發明，後來慢慢地在民間廣泛地流傳。這種情況很難確認究竟

³ 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嶺南摭怪列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29～31。

⁴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民族文化出版社，福壽省文化藝術會，2009年，頁26～27。

⁵ 南北朝·酈道元：《水經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567。

⁶ 宋·羅泌：《路史》，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頁13。

由誰發明，但是後代會把這個功勞歸在某位神靈或某位偉大的人物的身上，目的在提高其地位。比如中國會把這個功勞歸為神農，越南則歸為雄王。那麼為何在越南卻把發明農業相關歸為雄王呢？一方面雄王被越南封建君主視為越南的國祖，因此他必須具有族能為人稱道之功勞。另一方面是接受雄王神話故事的影響，如上所述，雄王神話起源於福壽省區域，因此這些傳說是由雄王神話故事演變而來。不過，若把越南雄王發現水稻與中國神農發五穀的故事兩相比較，我們不難找出相同之處。其中，根據故事的內容可以找出兩種主題，其一，由自身發現的故事和由鳥叨銜而來的故事。（漢）班固《白虎通德論》卷第一曰：

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7

其次，是由鳥帶來的。（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四十二曰：

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⁸

至此，我們不得不提出疑問，上列這兩則神話是否揭示中、越兩國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性？究竟係純屬巧合的雷同，還是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密切的關聯性呢？越南人是否係按照中國神話所記載，在中國古籍當中加油添醋，或經由修改讓它看起來更接近越南的風格呢？這個問題是很難避免的，因為越南和中國的歷史文化交流已久。神農傳說早已流傳於百粵地區，越南曾把神農視為自己的祖先，似乎也只是在所難免的。

假如以上的疑問屬實，那又是什麼原因使越南人將神農改成雄王呢？如果說，神農是中國的，那麼雄王發明農業的神話傳說是否真的屬於越南，抑或這不過是一種模仿、變更，讓神話傳說越南化、在地化而已？至今，研究越南文化的學者常碰到的瓶頸，即是辨別越南傳統文化與來自中國的文化，尤其是百粵地區文化和漢人文化。因為越南文字比較晚出現，後世越南史家撰寫越南古史的時候，都以中國古籍為主要的參考書籍，導致難免受到中國先人觀念的影響。加上越南曾被中國統治長達千年之久的歷史，更加使越南文化與中國文化混為一體，讓這方面的研究益發困難。

事實上，發明農耕技術和發現五穀的用途，不是由一個人或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產生的。當還沒進入農業社會的時候，五穀也還未被發現，先民必定要經過生活經驗的累積，加上人類的智慧，才可以找出五穀的功用和耕作方式。當農業生活已經進入比較穩定的階段，人們會想到發明農業者的功勞。不過，一般而言，這麼偉大的功勞，大多被先民歸功於一位民族英雄，更突顯其對人民的貢獻偉大之處。因此通常人民會把五穀的發現、耕種技術的發明歸功於自己的農業祖師。我們再看另一篇先關雄王發明五穀的傳說。〈地瓜傳〉曰：

雄王和官郎、媚娘們一起去打獵。回路發現一座山丘被蓋滿了地瓜樹，雄王傳令休息。馬群一看到就一直吃那種野草，雄王傳令回宮的時候。但是馬還一直吃那種野草，它們不肯回去。好奇，雄王叫官郎拔起那種樹。發現草根根有很多樹根

⁷（漢）班固：《白虎通德論》，西安市：陝西人民，2007，頁5～6。

⁸（明）董斯張：《廣博物志》，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年，頁767。

(番薯)。有的人說可以帶回來養畜牲,有的人說這地瓜一定有鬼魂。

雄王說:若有鬼魂只要將其放在火堆裏面,鬼會死。他們將地瓜放在火堆裡。發現地瓜被燒熟後,會有香味,拿出來嘗一嘗覺得很好吃。他們多再烤幾根一起吃。雄王叫他們帶著地瓜回去種,因為種植是由官郎種,所以稱為地瓜(Khoai lang)。⁹

武金編(Vũ Kim Biên)在其《雄王傳說-祖土地區的神話》(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Thần thoại vùng đất tổ),書中也收集到另一版本的〈地瓜傳〉,其內容與以上的傳說大同小異。

在秋天,雄王到桃江村看看人民耕作的情況。回到睡雲村的時候,雄王叫屬下在糯米盤山丘放馬、點火休息,後來發現馬群吃一種野草,這種野草的葉子和老藤葉很像,於是把它們拉起來卻發現有很多地瓜。一個官郎發現撿起一顆,把葉子和地瓜分離,發現裏面都是白色的,吃起來有甜味。官郎又把那粒地瓜放進火堆,等它熟之後拿出來嘗一嘗覺得好吃。官郎請雄王吃。雄王也讚揚說:聰明的畜牲會選擇這種食物吃,我們也可以吃,不過不同的是我們要烤或煮熟才吃。由於官郎是第一個人發現者,因此其名稱為地瓜。¹⁰

一般說,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地理環境和時間流傳的問題,傳說會出現歧異性,成為另片傳說。在理論上這類傳說還保留一些基本的內容,但是或多或少還是存在著差異。例如以上兩則傳說,前者由於雄王爲了想把地瓜放在火中消滅鬼魂,後來發現烤過火的地瓜很好吃;後者卻是由一名官郎發現的,但是基本上故事的結構仍保留最重要的骨幹:雄王和隨從去打獵(巡邏)－馬吃地瓜－官郎發現－雄王給它起名。其實以上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傳說本身是在民間裡口耳相傳,在流傳過程中會因時空而改變,形成新的版本。我們再看〈蕎頭傳〉記載:

有一天雄王去獵殺很多野雞,到了中午下令在爛山丘(今日屬於福壽省富寧縣。)休息吃午餐。雄王叫屬下去殺雞,但只煮內臟吃,把雞肉帶回去。當天跟著雄王去打獵的諸位媚娘,其中有一名為蕎頭媚娘(Kiêu),本身聰明伶俐,同時也很頑皮。她從田野找到一些香草,蕎頭媚娘將它洗乾淨然後,卷在雞內臟外面煮,嘗一嘗覺得很好吃,她才送給雄王吃,雄王覺得味道不錯,派手下把每一套內藏都捲上那些野草煮。

吃完飯後,雄王說:蕎頭媚娘剛找到那種野草,可以將其當為一種菜,大家可以將這種香草帶回家種植。雄王說:因這種菜是由蕎頭找到的,就把它稱為蕎頭吧。¹¹

我們再看〈蕎頭傳〉另一個版本。

⁹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民族文化出版社,福壽省文化藝術會,2009年,頁36。

¹⁰ 武金編(Vũ Kim Biên):《雄王傳說-祖土地區的神話》(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Thần thoại vùng đất tổ),福壽體育旅遊文化處,2010年,頁33。

¹¹ 武金編(Vũ Kim Biên):《雄王傳說-祖土地區的神話》(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Thần thoại vùng đất tổ),福壽體育旅遊文化處,2010年,頁38。

義嶺山西邊林森蒼翠欲滴，禽獸很多。雄王常在此地打獵，有一天他去打獵的時候感覺有點疲倦，剛好這時就在爛山所以停下休息。雄王傳令點火烤肉。媚娘們負責採野菜，有一位媚娘到溪邊洗腳，看見溪邊有很多野草，隨意摘下葉子，卻發現有香味，她洗乾淨後放進口中，發現有點辣和刺鼻馬上帶回去給雄王。剛好官郎獵殺的鳥正在烤，雄王叫他們把媚娘帶回來的野草一起放進去烤看看。烤完後試吃了一下，發現鳥肉和這野草的香很對味，吃起來爽口又好吃，雄王下令要他們把野草帶回來種植，因為是媚娘找到，所以雄王把它稱為蕎頭菜。¹²

（二）發明農具、馴養牛力以耕田的傳說

早期，農業初期主要依賴簡單的工具，林木區域則是使用刀耕火種的方式來耕種，這種方式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人類才會發明更有效率的耕種方法。農具的發明當然是因應耕種的需求而出現，人們不可能一直使用簡單落後的耕作方式，這種耕種方式不僅耗費心力，而且成效不彰。農民對生活的要求，也促使農具的發明，使農業步入另一個新的階段。在越南，發明耒耜和馴養野牛歸功於雄王身上。〈以牛稻作〉曰：

雄王時代，有一位貉侯名叫貉高，貉高到巨佗洞地區打獵不幸被一隻水牛衝撞死。於是雄王派人把這隻水牛抓回來。兵士們發現牠正在田野中，並且用繩子套在牠的脖子上想把牠帶回，因牠力氣過大，兵士們無力控制。這時候雄王想到，套在牠脖子的繩子綁在樁子上，兵士們馬上按照雄王的想法操作，牠的力氣卻還是大到把整個樁子拖著走，這時插在地上的樁子，將土地翻如翻耕似的把整個田野翻完。最後，因為牠太累所以才停下來。雄王發現從牠眼中現出一個醇厚的本質。隔天，雄王又派幾個比較健壯的男士，一個人在前面拉著牠，其他人將軛放在牠的肩膀上，讓牠整個早上都拉著木頭走來走去。等牠馴服之後，才將犁頭代替木頭讓牠耕田。雄王說：該畜生本來是當祭貉高的祭品，由於牠對農業有利，所以我們把留下讓牠拉犁賠罪。¹³

在越南，據考古學的結果證明，雄王時代的農業已經很發達，目前在東山文化和山圍文化的遺址上，考古學家已經找到稻米、米花粉和牛骨的遺跡，從而他們推論，當時越南農業已經進入使用農具的階段。文迅、阮玲、黎文蘭、阮董芝、黃興說：

到東山文化階段，在冶煉金屬基礎的發展之下，在農作他們已經會使用青銅農具，在耕作使用銅犁頭，收割則使用青銅鐮刀。……根據考古學所找到的遺址，雄王時代的犁頭有蝴蝶翅形梨形器和三角形梨形器……。我們還找到牛骨的遺址，雄王時代已經會馴養水牛了。因此他們已經會使用水牛在耕作或拉木頭的工

¹²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ương), 民族文化出版社, 福壽省文化藝術會, 2009年, 頁37。

¹³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ương), 民族文化出版社, 福壽省文化藝術會, 2009年, 頁37。

作¹⁴。

劉陳曉則認為：

從雄王時代的遺址當中，除了農具之外還找到很多牛骨，其中有些牛已經被馴養過了。問題的是，被馴養的牛有沒有用耕地的的工作嗎？……因此也許當時先民已經使用牛在耕地的的工作。因為人們製造出耒耜之前，在他們的觀念中已經會使用動物耕地的想法。¹⁵

顯然，以上〈以牛耕作〉傳說所反映的是很可靠的。不過，是否當時的農具和馴養野牛由雄王所發明仍是一個很難確定的結論。因為在當時越南人的思維中，雄王不僅是一位國王，也是一位農業始祖，當然農具的發明也屬於雄王的功勞，這也是為何雄王信仰深植越南人心中的原因之一。

由於，耒耜的發明和馴養野牛的方法是重要的農業發展階段，似乎在任何農業部族史上都有記載。在中國，此耒耜的發明被歸為神農的功勞。（周）卜商《子夏易傳》卷八周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¹⁶

由此可知，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從其濫觴以至農具使用的階段，對農業的助益甚大，使農業能進入更完善的時期。換句話說，發明農具是農耕很重要的階段，所以，任何農業社會的部族，都有記載農業相關的傳說。通常，他們會將發明的功勞歸於部族英雄人物或部族崇拜的神靈，或將發明者奉為農業之神。因「農業時代的來臨，為人類的生活方式帶來重大的變革，炎帝神農既為肇創農耕的文化英雄，自然有許多制度、器物的發明與製作，會托稱其名下，更有甚者，因此而演變成民間信仰中奉祀炎帝神農為某些行業之祖師爺或行業保護神。但大致而言，所有的附托和衍生出來的轉變，都不脫其農業神與醫藥神的本色。」¹⁷

三、 雄王時代的戰爭傳說

雄王時代的戰爭傳說主要反映在越南早期抵抗外侵及克服自然災害兩個方面。抵抗外侵的傳說以「扶董天王」和「傘圓」為代表；而克服自然災害的傳說則跟「山精（或稱為傘圓）」有關。

有關抵抗外侵的傳說，其相關資料較為豐富，大多記載於《粵甸幽靈集》與《嶺南摭怪》，且成為福壽省和河西省廟中的神蹟，甚至有些故事仍流傳於民間。這些故事主要敘述雄王第六代時期跟中國殷朝（商朝）之間發生的戰爭，以及雄王第十八代跟蜀王之間的戰役。有關雄王第六代時期抵抗外侵的唯一傳說為《嶺南摭怪》中的〈傘圓山傳〉。

¹⁴ 文迅、阮玲、黎文瀾、阮董芝、黃興(Văn Tấn, Nguyễn Linh, Lê Văn Lan, Nguyễn Đồng Chi)：《雄王時代》(Thời đại Hùng Vương)，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3年，頁88~89。

¹⁵ 劉陳曉(Lưu Trần Tiêu)：《雄王建國·雄王時代的農業》(Nông nghiệp thời Hùng Vương)，第IV集，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4年，頁167。

¹⁶ (周)卜子夏：《子夏易傳》，中國書店出版，1998，頁86。

¹⁷ 鍾宗憲：《中華民俗文叢·炎帝神農信仰》，學苑出版社，1994年，頁81。

該故事主要敘述在雄王第六代時所發生的戰爭，天將扶董天王由龍君派來協助雄王打敗殷軍。〈傘圓山傳〉曰：

雄王之世天下熙治，民物富庶。殷王以其缺朝覲之禮，將託巡守而侵之。雄王聞之，召群臣問功守之策。有方士進言曰：「莫若求龍君以陰助。」王從之遂築壇齋戒，置金銀幣帛於壇上焚香致敬三日，天大雷雨忽見一老人高六尺餘，豐面大腹，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歌舞，見者意非常人。人告於王。王親行拜之，迎入壇內。老人不言語，不飲食。王前來問曰：「今聞有北兵將來功，勝負如何？」老人良久索籌肅卜，謂王曰：「三年之後，賊來到之。」王又問計。老人曰：「若賊來時，當嚴整器械，精練士卒，為國家計，且偏求天下，能破賊則分封爵邑，傳之無窮。得其人則賊可破矣！」言訖，騰空而去，始知其為龍君也。

比及三年，邊人告急有殷軍來。王如老人語，使人偏求天下，行至武寧郡扶董鄉。鄉中有富家翁年六十餘，生男三歲不能言，仰臥不能起坐。其母聞使者至，戲之曰：「生得此男，徒能飲食，而不擊賊，以蒙朝廷之賞，報乳哺之功。」兒聞母言，勃然言曰：「母呼使者來，試聞何事！」母力驚，喜告其鄉鄰，謂其子已能言。鄰人亦驚異，迎告使著。使者問：「爾小方能言，何為呼我來？」一小兒乃起坐，謂使者曰：「速歸告王，鍊為鐵馬高十八尺，鐵劍長七尺，鐵笠一頂。兒騎戴以戰，賊自驚散，王何憂乎。」使者馳回告王，王喜曰：「吾無憂矣！」群臣皆曰：「一人擊賊，如何可破？」王曰：「此龍君助我，如前年老人所言，的不虛語。諸公勿疑？」仍命秤鐵五十一百斤，鍊成鐵馬、鐵笠，使者責至。母見而大驚，恐禍及已，憂懼告兒。菟兒大笑曰：「母但多具酒食與兒喫，擊賊之事母勿憂也！」

兒軀體驟大，衣食日費，其家供給不足，鄰為之養饌牛饌餅菓之需，兒嘆不能充腹。布帛綿纈之服不能蔽形，至取蘆花繼之。及殷兵至鄒山，兒始伸足而立，長十餘丈，仰鼻而噓連十餘聲，拔劍厲聲曰：「我是天將！」遂戴笠騎馬馳鳴以飛，揮劍而前，官軍隨後，進逼賊壘，陣于武寧省。。。山之下。殷軍大潰，倒戈相攻。殷王戰死於鄒山，其餘黨羅拜曰：「天將」皆來降服。行至安越朔山乃脫衣服，騎馬升天，獨留石跡於山上焉。¹⁸

在雄王傳說系列當中，此傳說可說是雄王時代首次與外族發生爭執事件的依據。雖說是傳說故事，卻成為了雄王時代的歷史指標，它不僅肯定了雄王時代存在的真實性，同時也提倡越南的愛國精神。越南學者們常以當中所記載有關於中國殷商年代所發生的事件，從而推論雄王時代存在的時間證據。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則傳說故事，難以確認它的正確性，因此說其為歷史性的證據是很武斷的。台灣鄭阿財老師在討論〈扶董王傳〉的故事內容的時候，推論這也許並非雄王時代的故事，而是越南和中國宋代之間所發生的戰爭。他說：

作為史書都僅說「昔境內亂」、「適國內有警」，衡之以這些文獻的時代背景，恐怕正是越南與中國宋朝軍隊發生戰爭的時期，因此「殷軍」入侵是虛構的，抗拒

¹⁸ 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和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嶺南摭怪列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44～45。

宋元作戰才是事實。或者說將越南國內亂下發生的故事加以渲染、轉嫁與攀附，鑲為抗拒外敵的故事。這在民間文學中，因傳播的時間、空間之改換，因應接受者心理需求而產生故事情節的變異，是常見的情形。¹⁹

這是研究雄王時代的傳說的另一個論點，令我們思考到其所反映的內容是否為雄王時代與中國上古發生的衝突，還是就如同鄭阿財老師所提出的觀點那般。事實上，該傳說除了敘述雄王時代與其他部族所發生的衝突之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歌頌越南英雄人物，從而鼓勵人民為國家貢獻。換句話說，與其說這則故事是越南與宋朝之間所發生的戰爭，不如說是越南脫離北方統治以後，為了滿足對於自己民族感到驕傲的精神而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從而提升越南人的愛國心和民族團結性。而雄王時代另一篇關於戰爭的傳說流傳於福壽省，被阮克昌收錄在其《雄王傳說》一書中。其內容也與雄王神話相關，敘述了雄王時代末期跟蜀王發生的衝突。〈寶公傳〉曰：

寶公儕山河西人，看到雄王氣勢越來越衰弱，想舉兵討伐雄王。一天，他夢到一個人來罵他：「老天是派你來幫助雄王不是來消滅雄王」。寶公馬上放棄攻擊雄王的企圖。當蜀王討伐雄王時，雄王派傘圓跟其弟崇公和顯公領兵去打蜀王，封寶公為將軍，寶公回其妻的故鄉麻淒徵兵，然後跟著傘圓一起去打蜀王。之後雄王聽從傘圓的意見，傳位給蜀王，寶公不服，叫人民來開會開了三天三夜，然後無人知道他們夫妻去了哪裡。²⁰

雄王時代末年被蜀王消滅一事不僅被記載於越南雄王神話中，在中國上古時期也有不少書籍記載相關史事。《水經注》卷三十七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²¹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曰：

交趾之地，最為膏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左曰雄侯。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蜀以其子為安陽王，治交趾。²²

由此可知，由於雄王神話被歷史化，該神話不僅在民間流傳，還被收錄於越南封建時代歷史書籍之中。因此，當民間產生傳說的時候，再加上當時流行的神話故事一同加油添醋化成為一個完整的雄王時代。

¹⁹ 王三慶、陳益源：《2007 東南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樂學書局，2007 年，頁 205。

²⁰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ện Thuyết Hùng Vương)，民族文化出版社福壽省文學藝術會，2009 年，頁 136~137。

²¹ 南北朝。酈道元：《水經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567。

²² 五代。劉昫：《舊唐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發行，2004 年，頁 1376。

四、結論

因為接受雄王祭祀信仰，以及雄王神話故事的內容，越南福壽省雄王時代傳說幾乎都有以下特徵：其一，其故事內容皆與雄王神話相關，皆會提及雄王或其時代所發生的事件，從而補充雄王神話所需要說明的雄王時代，讓該時代更加完善。農業傳說的故事反映越南社會從刀耕火種模式走向定居型農業模式；戰爭傳說的故事則反映雄王中末期與外族發生的衝突。

其次：歌頌英雄人物。不管農業傳說還是戰爭傳說，其故事內容皆在歌頌英雄人物。在農業傳說中，雄王被視為越南的農業發明之神，祂不僅發明五穀，同時也是發明農具的人。在戰爭傳說中也不例外，故事內容主要是在描述一個英雄人物。傳說中的英雄人物都有共同的特點，即是在面對外族侵略時為國家犧牲。這種精神，不管是對部族抑或是對國家都是很難得可貴的。因為在發展過程中，部族與部族之間發生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當發生戰爭時，每段時間都出現類似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皆是部族的驕傲，被後代所尊崇，為了提倡為國精神以及團結精神等目的。每個國家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偶像，而他們會歌頌這些英雄人物，越南雄王時代的戰爭英雄也不例外。他們一直被越南人和越南封建君主所歌頌，甚至扶董天王還得到越南人立廟奉祀，並為越南英雄人物的象征。

參考書目

- 《北寧全省地輿誌》，1891，漢喃院藏編號 A.2889.
- 《北寧省誌》，1875，漢喃院館藏編號 A. 569.
-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臺北市：臺灣商務，1983年.
- (周)卜子夏：《子夏易傳》，中國書店出版，1998 年.
- 漢).班固:《白虎通德論》，西安市：陝西人民, 2007.
- 黎崱：《安南志略》，勞動出版社，2009 年.
- 文迅、阮玲、黎文瀾、阮董芝、黃興(Văn Tấn, Nguyễn Linh, Lê Văn Lan, Nguyễn Đồng Chi)：《雄王時代》(Thời đại Hùng Vương),河內: 社會科學出版社，1973 年.
- 劉陳曉(Lưu Trần Tiêu):《雄王建國·雄王時代的農業》(Nông nghiệp thời Hùng Vương)，第 IV 集,河內: 社會科學出版社 1974 年.
- 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和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一冊》，「神話傳說類」《嶺南撫怪列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
- 鍾宗憲：《中華民俗文叢·炎帝神農信仰》，學苑出版社，1994 年
- 王三慶、陳益源：《2007 東南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樂學書局，2007 年
- 阮克昌(Nguyễn Khắc Xương):《雄王傳說》(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ương)，民族文化出版社福壽省文學藝術會，2009 年,
- 武金編(Vũ Kim Biên):《雄王傳說-祖土地區的神話》(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ương-Thần thoại vùng đất tổ), 福壽體育旅遊文化處，2010 年